

长篇历史小说

武则天把刚刚继位的李显拉下御座，贬为
草民。被幽禁乡野期间，李显与韦娘生下一
女，取名为安乐。父亲复位后，在苦难
中泡大的安乐成了公主，她毫无节制，不

安乐公主

释手段地放纵欲望，当了公主还要当女
皇，她和韦皇后意趣相通，在权力、美男
间恣意沉浮。终于，一场酝酿已久的宫廷
政变，爆发了……

孙白筠·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历史小说

武则天把刚刚继位的李显拉下御座，贬为草民。被幽禁乡野期间，李显与韦娘生下一女，取名为安乐。父亲复位后，在苦难中泡大的安乐成了公主，她毫无节制，不择手

安乐公主

段地放纵欲望，当了公主还要当女皇，她和韦皇后意趣相通，在权力、美男间恣意沉浮。终于，一场酝酿已久的宫廷政变，爆发了……

孙白筠·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乐公主 / 孙自筠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80-8203-5

I. ①安…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7393 号

安乐公主

作 者 孙自筠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目 录

第 一 章	绝密行动	1
第 二 章	驿站啼婴	9
第 三 章	皇帝失去威风以后	17
第 四 章	媚态索元礼	25
第 五 章	两网打尽	33
第 六 章	百衲庙里小百衲	41
第 七 章	小庙惊魂	51
第 八 章	韦娘智设相思局	59
第 九 章	“流水弹琴”	69
第 十 章	与狼对峙	77
第十一章	宫中第一天	85
第十二章	权力与亲情	95

第十三章	青春滋味	103
第十四章	公主的梦	111
第十五章	美丽陷阱	119
第十六章	壮士悲歌	127
第十七章	索取欢乐	135
第十八章	浪舟定昆池	143
第十九章	走向坟墓的婚礼	151
第二十章	重逢小百衲	161
第二十一章	韦后求子	169
第二十二章	春官噩梦	179
第二十三章	母女联袂	187
第二十四章	挟妓平康里	197
第二十五章	斗法曲江池	205
第二十六章	大山之子的引动	213
第二十七章	末路夫妻	223
第二十八章	走进黑色	233
第二十九章	永远拆不穿的骗局	241
第三十章	权欲发胀后的结局	251

后 记	259
-----------	-----

附:

《文学与历史的对接:从文本策略到主题建构
——评孙自筠的历史小说》(高卫红)



绝密行动

唐则天皇太后光宅元年(684)初夏的一天深夜,一队盔甲整齐的士兵押着一辆封闭严实的马车,悄悄从长安城东门开出来,沿着向东南方的官道疾驶而去。

为了做得更隐密,这支夜间行动的诡秘队伍不打灯笼不举火把,像一队鬼魂直往前窜。没有说话声,没有笑闹声,只有杂乱的脚步声和马蹄声,还有车轮碾向大地的隆隆声。偶尔,也有一两声低沉的叱骂:“快!妈的!”那是从队伍后面的马背上传过来的。一听,就知道是从那长满胡髭的索元礼的嘴里喊出来的,有几分威严,有几分恐怖,把本来就紧张的气氛勾兑得醞醞的,听了让人喘不过气来。

队伍顺着淡淡月色照射下白蒙蒙的大路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来去如风,路边人家有那尚未入睡或睡醒一觉的人听了响动好奇地推开窗户向外瞧时,人马早已过去,迷糊中还以为是神鬼作祟,赶快关了窗户蒙住头,胆战心惊地睡去。

大概四更天,这支队伍赶到驿站,早有准备的驿站服务人员已在后院收拾好房间,一行人连同那辆遮得严实的马车一齐开到后院。车门开处,但见两个黑影从车上下来,被两边士兵挟持进一间房里,然后房门一关,从外锁上。只有索元礼指定的两个亲信可以进出,为那两个黑影送饭送水,其余的人不许靠近。

走了一夜,又累又饿,兵士们轮流着吃饭睡觉。

在饭堂雅间里,索元礼由两个贴身卫兵侍候,品酒吃肉,不过他的目光却时时留神着雅间外饭堂里狼吞虎咽的士兵,观察他们的举止动静。他肩负的使命太重要了,不敢有丝毫疏忽。

这时,身边侍从向外一指,对索元礼说:“大人您看……”

索元礼顺着指尖看去,只见靠墙那桌,一个士兵在与小胡子堂倌交头接耳讲话,很是亲密。他立刻向身边侍从使了个眼色,对他耳语数句后,那侍从便应声而去。

索元礼慢慢喝完酒吃饱饭后,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串饱嗝。他本该去睡觉,但没去,因为还有件重要任务等他去完成。他复又在那宽大的椅子上坐下,细品刚泡上的茶,边喝,边用牙签掏牙缝里的残渣,脑子里勾画着那将发生的刺激性场面。

“将军大人,准备好了!”先前领命出去的那个侍从走进雅间,向索元礼报告。

索元礼绷着脸,点点头,把手中的牙签一丢,从椅子上忽地站起来,大步走出雅间,穿过饭堂,由侍从提着灯笼带路向后园走去。

驿站的后园里,树上高吊着灯笼,照着一个刚刚挖好的大坑,坑的四

周，站着一圈闪着惊恐目光的士兵。

索元礼在一堆新挖的泥土上一站，威风凛凛地咳嗽两声。士兵们立刻伸直腿挺直腰，睁大着眼睛望着他。索元礼又威风凛凛地咳嗽两声，这才用他那特别粗哑的嗓子厉声说：“本官奉命押解朝廷要犯出京，出发前我早就给大家说得清楚，任何人都不得与外人接触交谈，违者，杀！可是就有人敢违抗命令。这个坑，就是为他挖的……”

几句话，说得士兵们一个个魂不附体，惊慌失措地你望我，我望你，胆小的竟吓得哭了起来。

索元礼心里掠过一阵快意。为了多看一会儿手下士兵们的恐惧表情，他故意在土堆上走两个来回，然后深深吸口气大声喊出一个人的名字：“李狗子！”

李狗子，就是吃饭时与堂倌讲了几句话的那个士兵。他心里正犯嘀咕，怎么吃着吃着，就叫他到后园去挖坑。他知道挖坑是为了什么，但他绝没想到是为了埋葬自己。他的理由很简单，自己一贯小心，拇指大的错也没犯过；再说叫自己挖坑，那是长官对自己的信任，哪会要你死还让你知道、让你自己挖坑的？想到这里，心里一阵轻松，劲也来了。他自小在农村长大，有一身蛮劲，铁锹、锄头用得圆熟，加上园里的土又松软，不到半个时辰，一个土坑就挖出来了。怎么，索大人会叫上自己的名字，一定是搞错了吧？他惊恐地望着索元礼。

“叫你咧，李狗子，你愣着干啥？”索元礼的心腹过来，把他拉前几步。李狗子身子一歪，差点滚下坑去。

“我问你，”索元礼阴森森的目光盯着他说，“吃饭的时候，跟你交头接耳讲话的是谁？”

“我，我跟跑堂的王三哥……”李狗子颤抖着声音回答。

“你看，是不是他？”索元礼指着刚从园外捆进来的一个人说。

李狗子抬头看看，说：“是，是王三哥，我们打小一起长大……”

“索大人，我冤枉，我啥事也没犯呀。李狗子和我光屁股时就在一起玩，后来长大了他去城里当兵，我就在这驿站上跑堂。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干过……”王三哥哭喊着辩解。

“住口！”索元礼不听他的申辩，向士兵们一挥手说：“执行！”

话音刚落，索元礼的亲信侍从过来，一掌一个，把李狗子和王三哥打进土坑，然后叫众士兵铲土，向两人身上埋去。

“索大人，我冤枉呀，我没讲什么呀……”

“索大人，您做做好事，放我一条生路……”

索元礼不听，不停地吼叫士兵快快填土。

当土埋至两个人胸口时,但见两人面色由白变红变乌,额上青筋暴突,喊饶命的声音慢慢变弱,最后口吐白沫、耳鼻出血,渐渐停止挣扎,归于安静。

不一会儿,两个人就被活埋了。索元礼又指挥把土铲平,再踩结实,看上去平坦如旧,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这时,索元礼站在平坦的新土上,对士兵们说:“我早就给你们定下纪律,不准与外人结交,不准私下里说这说那,都看见了,这就是下场!”他命令士兵们快去睡觉,明晚二更以后出发。

当众士兵散去,索元礼站在那块新土填平的地上,任凉风吹过自己的面颊。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兴奋与满足。只是,他似乎感到脚下的泥土还在抖动,但他不怕。“哼,你们吓唬不了我!”这样想着,他使劲朝那些新土踩上几脚,这才慢慢回到他的房间安歇。

这索元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任意杀人,胆大包天,凶恶残暴,无所顾忌。他到底有多大的来头?

其实,说起他的出身,那是再低贱不过的了。他原本是胡人,随父到长安经商,只因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留下他一个孤儿在长安混日子,衣食无着时常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成了个小泼皮。稍长,则伙同地痞流氓,坑蒙拐骗,无所不为,成了市街上的一害。一次,因逞强行凶,打死人,被判了死罪,只等秋后处决。他被戴了脚镣手铐,关在死囚牢里,数着剩下不多的日子,叹息这辈子太不划算,连一天像模像样的日子都没度过,就这么交代了,好不可惜。

也是这小子命不该绝,那天牢头奉命向犯人宣读一道上谕,说是皇太后为了整饬朝纲,清除叛逆,奖励天下人告密。无论贵贱,凡告密有功者,重奖;不实者,也不追究。索元礼听了大喜过望,心想这下有救了,便搜索记忆,寻找告密目标。第一个选中的是东门外的白老爹。那年冬天,索元礼病倒在白家庄村头,眼看就没气了,幸亏遇上白老爹,收留他在家医好病,留下做个帮工,温饱有了保障。一天在地里劳作,忽然挖出一副铠甲和一把剑,不知什么时候乱兵埋下的。白老爹吓得要去官府交了,索元礼却进言:“交不得,交了,官府一定要追究个来龙去脉,狠狠敲你一笔。不如把它深深埋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少多少麻烦。”白老爹一听也有道理,便听他的话仍旧埋了。这私藏兵器铠甲可不是个小罪名,告发了,我这死罪不就免了。索元礼越想越兴奋,一宿未眠,只等天明告诉牢头,找人代写一份密告信交上去。可是到了天明,索元礼又有些犹豫,心想那白老爹也算对自己不薄,还有过救命之恩,而今告发他于心何忍?但转而又想,俗话说无毒不丈夫,你看那长安街上骑大马坐豪

车的达官显贵,有几个不是靠做昧心事爬上去的?别的不说,就说那著名诗人宋之问吧,倒霉时栖身在驸马王同皎家,王同皎供他吃供他喝,他转脸却告王同皎谋反,害得王家满门抄斩,宋之问却当了大官,整天穿着华服带着随从在长安街上兜风,这家酒馆进,那家妓院出,写的什么花呀月呀之类的骚诗,教坊里通天唱个不歇,在他面前溜须拍马抬轿子的人多的是,真是享尽了人间富贵荣华……

想到这里,索元礼不再想下去,立刻报告牢头,让人代写了密告信。交上去的第二天,便有官员来询问;第三天,便把索元礼带到东门外白家庄,在地里起出盔甲宝剑。在场的白大多百口莫辩,立即被上了锁押往刑部,定了个谋反的罪名,判了死罪,籍没全家。索元礼则被当场释放。这还不算,当天则天皇太后还在朝堂上接见了,封了他个五品的游击将军之职。

索元礼早就听说过“四时御史”的传闻。说的是当朝御史郭霸,脸厚心黑,歹毒无比。为了升官,六亲不认,连自己亲叔叔亲姨父,都罗织罪名告密。丞相魏元忠有病,他登门看望,还亲尝魏元忠的粪便,尝罢大喜说:“病人粪便味甜,不是好兆头;今丞相大便味苦,病无大虑,不几天就会好。”于是有人给他取了个“吃屎御史”的诨号。他肚量大不在乎,很快就靠他那一套对下欺哄吓诈、对上讨好谄媚的手段爬了上去,不到一年时间,由青衣升绿衣到朱衣到紫衣,四换朝服,升到从三品监察御史高位,人们都叫他“四时御史”,他听了一点也不在乎。

索元礼曾亲眼见到“四时御史”郭霸坐在八抬大轿上前呼后拥在街上招摇的情景,那威风八面的劲头别提了。索元礼做梦都想有那么一天,哪怕做再下贱再无耻的事,只要能像他那样过上几天,也值。

没想到,真没想到,三天时间就从一个死囚变成了将军,比起郭霸来,又不知快了多少。只要这么接着干下去,说不定还要不了一年,自己就会穿上紫袍站在朝堂之上,到那时……

当了将军的索元礼,被安排在长安县街掌管刑狱,专门审问罪犯。这个从死囚堆里爬出来的狱官,自然懂得怎么对付犯人。人,谁都怕死,但面对各种各样使人受痛苦受折磨的残酷刑罚,他只求速死;问什么招什么,签字画供,以免受皮肉之苦。于是,索元礼干净利落地办了几件冤狱,则天皇太后闻知,对他大大褒奖一番,把他当心腹使用。

这天,则天皇太后突然单独召索元礼入宫,对他说:“索元礼,自从你担任游击将军住持长安县狱事以来,恪尽职守,忠于朝廷,不负朕的期望。今天召你进宫,有件顶顶机密的事要你去办。给你五十名御林军,押送两个人去房州。押送的什么人你不必知道,更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今夜三更启程,为了保守机密,路上夜行晓宿,切勿耽误。因是朝廷钦犯,一路上小心谨慎,勿与他们接触交往。这里有诏书一封,你把两人送到房州后,交给房州刺史,讨了回信复命。你把这趟差事办好,回来定有重赏;如有闪失,严加治罪……”

听得索元礼又高兴又紧张,忙伸手接过火漆封好的诏书,小心揣在怀里,叩头发誓说:“小人原本是个死囚,全是太后恩典,才有今天。莫说太后指派这件公务,就是让我去死,我也不会皱一皱眉毛。您老人家尽管放心,这事交给小人,绝不会有半点差错,若是出了半点差错,小人愿提着人头来见陛下……”

听得则天皇太后直想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他:“朕知道了,你快去吧。”

索元礼连连叩头退下,当夜便领命出发。

索元礼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虽然嘴里说不怕不怕,但心里总不踏实,好像脚底下总有个什么在拱,似乎还有点隐隐作痛,搅得他不得入睡。于是,他翻身爬起,使劲往地上踩几脚,然后走出房门,到后院巡查一遍。见到值班士兵都直挺挺站在岗位上,看他来了都毕恭毕敬地行礼,索元礼感到很舒心。

“唉——”长长的一声带着抖动的叹息从后院深处的一角传出来。那声音凄凉悲哀,随风传过来,还透着些凉意。寻声望去,原来是从那间关着两个钦犯的屋里发出来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索元礼走过去,把耳朵贴近窗户想能再听到一两声,但却再没有声息。索元礼感到有些迷惑,这到底是两个什么人呢?因为上下车都是在黑夜里,看不见面孔,只见一高一矮两个人相互搀扶着,是父子?兄弟?还是……他猜不透。

猛然间,索元礼回想起皇太后那慢声细语却威严无比的交代:“什么人,你不必知道,更不许别人知道!”他赶快离开那窗户,越快越好,边走边惴惴不安地频频回头,看了那守卫在小屋门口的御林军士兵好几眼,心中不免升起一片疑惧:那卫兵该不是皇太后派来监视我的暗探吧?

白天,除了值班的卫士,所有的人都睡觉,一直睡到落下太阳升起月亮繁星布满天空夜深人静时,索元礼这才率领这支队伍出发。一上官道,便如一队幽灵直往前窜,就是官道两旁人家喂的看门狗见了那阵势,也都不敢狂吠乱叫,急急夹着尾巴躲进狗洞里。

就这样紧张紧张神秘秘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走了十几天,索元礼计算着路程,大概再坚持三五天就到房州了,他长长舒了一口气。

那天下午睡觉起来,遇新婚驿丞摆宴,定要他赏光喝杯喜酒,索元礼

不好拒绝便去了。当他喝得昏昏沉沉回到驿站住处时，竟发现关押钦犯那间房的窗下放有一只桶，一个看守士兵一瓢瓢把水舀起来送进窗里。索元礼见了大怒，一个箭步跳过去，顺手取过那卫兵靠在窗边的长矛，对准他心窝用力戳去，眼见那明晃晃的长矛穿过那卫兵的前胸，带着鲜红的血又深深刺进墙板。那卫兵手上的半瓢水泼了一地，嘴张了张想说什么没说出来，只用手向窗子里指了指，就断气死去。站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卫兵见了，吓得忙向索元礼跪下连声哀求：“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杀红了眼的索元礼毫不理睬，正准备抽出刚才扎死卫兵的长矛向跪在地下的卫兵刺去时，忽然从黑洞洞的窗户里传出一声微弱却尖利的叫喊：“索元礼，你，你……”

索元礼愣住了，谁敢对我直呼其名？透过窗棂向屋里看去，见一披头散发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里，指着窗外的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吐出这样一句话：“你，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听到她那低微却坚不可摧的语气，索元礼的手停住了。虽然，他押送这两个钦犯已十几天了，他实在不知道他们是谁，甚至是男还是女，要不是今天发生这样一件事，他也不清楚。刚才听那女人的口气，不会是虚张声势；何况，皇太后临行前的郑重其事的交代，字字千钧；一路上又安排得这么周密，看来绝非一般人物。不是王爷就是皇太子，再不就是有地位的皇亲国戚。这种人倒起霉来快，翻身发达也快。别看他今天这副熊样，说不定时来运转，成了当朝大员，你想拍马屁还拍不上呢。就说自己吧，一个打入死牢的囚犯，一眨眼成了将军，过去那些在我面前耍威风跟我过不去的家伙，我一个一个地收拾……

想到这里，索元礼扭头对跪在面前求饶命的卫兵说：“随我来，我有话问你。”

那卫兵跟着走进索元礼的房里，依然跪下，听候问话。

索元礼问了：“谁让你们送水的？”

那士兵答道：“小人哪敢跟那两个钦犯搭话，只因他们拿出一块金牌我们看了，才敢给他们送桶水的。”

“什么金牌？”

“长长的，方方的，巴掌大一块，上面画了龙，还有字。咱不认字，他认得，说是宫里太子王爷们进出宫用的金牌。就凭那东西，什么都能要，莫说一桶水。他就给他们提来了。”

“他们要水干什么？”

“说是那女的要生产了……”

刚说到这里，便从后院传来清脆响亮的婴儿啼哭声。

索元礼眼珠一转,手一挥,对跪在地上的卫兵说:“起来,快去给他们送水去,记住要热水,叫伙房快烧。”

“哇,哇,哇……”婴儿的尖锐哭叫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把尖刀挑破夏夜的黑暗和寂静。那哭声放肆得无所顾忌,全不把这世界放在眼里。



安乐公主

第二章

驿站啼婴

经不住一路颠簸，孩子提前来到人世。

孩子爸，虽然已是几个孩子的父亲，但从未亲眼见过生孩子。以往，抱在手上的孩子都是干干净净白白生生，而现在，看那小东西急不可耐往外拱时，他恨不得一把按住，把那血糊糊水淋淋的东西往里摁。

“你真是会选时候！”父亲嘴里嘟噜出责怪。

孩子的母亲是个年轻女人，倒显得更沉着更有主见，她已经有过生孩子的经验，她用她那几乎虚脱的声音指挥着丈夫：“两手轻轻接住，放在炕上。那边墙旮旯里有块破瓷碗碴，拿水里洗洗，拧干了，用它把孩子脐带割断。过来，把我这里衣的下摆扯一块，沾了水，给孩子通身擦擦……”

父亲笨手笨脚地做着，在妻子有气无力的声音感动下，他心里的埋怨逐渐消解，细心地用两手摆弄着手中不停呐喊的“肉块”。这毕竟是我的血肉啊。你既然来了，我就接受你。叫吧，喊吧，我的孩子，帮我把这么久以来胸中的闷气和委屈全部喊出来吧……

“是个带把的吗？”母亲问。

父亲摸了一把说：“不是。”

“也好……”

“都一样。”在他看来，这个时候，无论是男是女，都没有意义。

“给她包一包。”

“拿什么包？”

实在走得太匆忙，一点时间不给。要把刚满三岁的孩子带上，不许；要收拾两件衣服，不许；不许，不许，不许！要立刻跟着走。女人多个心眼，顺手把搭在床头的、当初绣给丈夫作为信物的裹袋扯下来交给男人：“拴在腰上，装个什么方便……”

“把裹袋解下来！”

一句话提醒了男人，他一手捧着那团哇哇乱叫的“肉”，一手伸向腰间，解下裹袋。

裹袋，是当时男人们普遍使用的拴在腰间装银钱杂物的船形口袋。因为是作为信物送给男人的，选料好，绣工精。红绸做面，细布做里。绣的是鸳鸯戏水，还有“永远相随”四个弯来拐去的篆字，如水草缠在那对鸳鸯脚上。

裹袋似嫌小了点，但幸好刚生下来的孩子也不大，粗手笨脚的父亲终于把她顺了进去，外面，只留下一个小小的脑袋。也许孩子感到四面有了依靠，仿佛又回到安全的母亲衣袍里，她不哭了，闭着一双小眼睛安静地睡着。当母亲接过装得鼓鼓囊囊的绣花裹袋，并把她紧紧搂在怀里

时,脸上露出好久以来都未见到的笑容。

见到妻子脸上露出笑容,丈夫也陪着露出一些,只是看上去好苦涩。

“就给她取个名字叫‘裹儿’吧?”母亲吻着女儿,闪着泪花的眼睛望着丈夫。

“好,这个名字有意思。”说着,丈夫把脸凑过去,在女儿脸上的另一边轻轻挨了下。他生怕把女儿那细嫩的皮肤碰破。

虽然屋里灯光如豆,两人的话音很细小,但都被窗外的索元礼偷听偷看了去。他只感到一阵心惊肉跳。尽管,从他们的谈话里听不出来他们到底是谁,但他已预感到他们是谁了,而且几乎可以断定他们是谁了。这,又怎么不叫他心惊肉跳呢?

当他离开那扇窗向自己的房间走去时,他不停地敲打自己的脑袋,后悔刚才自己实在太鲁莽、太过分了。

他认为,这都怪今天去吃了那场喜酒,本来不想去的,却架不住驿丞的热情相邀。但细想这还在其次,实在是自己也想去玩玩。十几天的辛苦乏味紧张行军,他实在有些吃不消了。要是在长安,白天衙门里一坐,晚上酒馆书场妓院,任你轻松任你玩。都死过一次的人了,好容易有今天,不尽情玩个够,也对不起那段苦日子。可是这次远离京城的差事,弄得他整日提心吊胆不说,还一路循规蹈矩,不敢有丝毫放浪。今天,他老觉得心头很闷,想找个地方畅快畅快,恰恰就有驿丞来请。

在酒宴上,因为他是京城来的将军,被推在首席上座。饮了几杯之后,新郎新娘前来敬酒。仪表堂堂的驿丞同新娘过来了,新婚小夫妻满满斟上当地特酿的甜橙酒,恭恭敬敬递到索元礼面前。要是往日,索元礼遇到这种场合,接过酒来喝一杯也就是了,怕喝多了误事,可今天不知怎的,抬头一见那新娘,心头就突然着火,像掉魂似的不能自主,竟忘了自己的身份,一把抓过那新娘白嫩小巧的手,使劲握着,连同手中的酒,一齐向自己口里灌去,全不顾满桌客人的惊诧目光。

“将军喝醉了。”旁边有人打圆场。

“没有,我没喝醉,再敬我一百杯也不醉。”索元礼不得已放开新娘挣扎的手,大声声明,等着新娘再斟酒来。

然而新娘却背过身去,不再敬酒。自觉失面子的索元礼大发雷霆,顺手抓过酒杯,一扬手,便向地下摔去。但手在半空中却停下了,只是咬了咬牙,一阵噼噼喳喳响声后,手中酒杯被他捏成碎片……

新郎见了忙去拉新娘,叫她赔礼敬酒,新娘抵死不从。同席客人都说新娘是乡下姑娘,小地方长大,没见过世面,请将军大人不计小人过……

想想肩上的重任，索元礼忍住了，若无其事般笑笑，仍旧喝他的酒，可他心里在翻腾，哼！我索元礼专门驯服有性子的女人，不过今天暂时放过你。望着已混入人堆里那曲线诱人的新娘背影，狠狠盯了两眼，哼了几声。

大概跟这事有关，心里不痛快，多喝了两口闷酒，胸中无名火压不住，所以回到驿站后院一见那给钦犯送水的士兵，就忍不住提枪刺去。如果，如果那两个人真的是那两个人……他不敢再想下去。

索元礼回到他的房里，怎么也睡不着，心里老想着那两个人……好不容易蒙蒙眈眈闭上眼睛，又听见轻轻的敲门声和喊声：“索将军，请开门。”

“谁？半夜三更的！”索元礼翻身爬起，厉声问。

“索将军，是我，驿丞周科，有紧要事求见将军！”

这个小驿丞，放着新郎不当，半夜找我干啥？索元礼感到奇怪，起身开了门。

进来的是两个人，驿丞和他的新娘。一进门后就双双跪下。

“索将军，小人前来请罪！”驿丞说。

索元礼有些不明白，但不打断他，任他说下去。

“今日宴会上，贱内敬酒时开罪了将军，请将军大量，宽恕她不懂规矩。也请将军宽恕小人教妻不严……”说着，驿丞转头对身边低头跪着的新娘说，“还不快给索将军赔罪。”

只见那跪在地上的新娘，把头压得低低的，发出娇娇滴滴嘤嘤呜呜的声音说：“小女子因不懂规矩，冒犯了将军，请将军恕罪……”

索元礼杀人不眨眼，却抵不住这娇媚柔软可怜兮兮的乞求，忙说：“快请起，快请起。”

可是两人不动。索元礼感到不解，又说：“本将军恕你们无罪。起来吧。”

两人仍然跪地不动。

索元礼心想，大概有事相求。便说：“有啥事？直说。”

驿丞这才说了：“小人今天娶妻，蒙将军光临，真是蓬荜生辉，无限荣耀。哪知道贱妻不懂礼数，酒宴上冲撞了将军。闹得小人新婚之夜心绪不宁，惶恐万分。经小人再三开导，贱妻脑子渐渐开窍，现深夜带她前来，当面向将军赔罪。为了表示我们的万分诚意，今晚，就让贱妻留在这里陪将军……”

听到这里，索元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世上，竟有这种男人，为了不得罪我，连新婚老婆也赔上，真没出息。不过，他心里也掠过一阵得